

风物咏

## 雪落烟台

柳华东

雪落山海间，是冬时烟台最浪漫的风景。

在北方，雪并不鲜见，可烟台的雪更别具一格，它既无南方疏雪的优柔羞涩，也无北疆风雪的冷峭生硬，反倒是充满独有的山海风情：厚重、温馨、浪漫。

你瞧吧，只要进入了冬季，来自黄渤海的西北风就会如约而来，大雪则不期而至。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你是准备好了还是没准备好，它只管纷纷扬扬地来了，肆无忌惮地撞进你的酣眠，装饰你的梦乡，拥抱你的一切。不消几个小时，雪就会层层叠叠地拥抱住了整个港城，整个山海。一个雪的王国，就这么神奇地矗立在你的眼前。

此时的烟台山，松柏顶起肥大蓬松的雪冠，恰如硕大的花朵，雍容华贵；那一棵棵落尽叶子的秃干虬枝，早裹上了一层层雪花，竟如从亮亮的珊瑚，仿佛进入了龙宫。路边的石桌、石凳，早顶起圆圆的硕大雪球，变成了可爱的大蘑菇，魔幻而生动。

山上山下是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烟台山近代建筑群，在大雪的覆盖下恍如积木搭建的童话雪屋，让人不由得产生遐想，仿佛只要留心，某个雪屋的门就会吱呀一声打开，走出可爱的小白雪公主，走出七个善良的小矮人……

如此冰清玉洁的烟台山，更像是一座巧夺天工的牙雕、玉刻，晶莹剔透，温馨浪漫。

雪中的烟台，更浪漫的去处是所城里。

白雪皑皑的老城里，鳞次栉比的明清及民国古建筑，在大雪的呵护下，仿佛时光倒转，古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必然打动每一个走进所城的人。

屋顶厚重的白雪下依然呈现出青砖灰瓦起伏起伏的轮廓，蓬松的积雪勾勒出的飞檐翘角愈加显得优美典雅。在这雪的世界里，斑驳的门楣，鲜红的灯笼，缕缕的炊烟，正透露着这座古城绵延千年的烟火气息，温馨而浪漫。

最妙的还是夜里，老屋檐下那一盏盏红灯笼，光芒四射，整个白雪皑皑的老城便呈现出一抹橘黄的暖色。在这暖色里，一处处民宿、酒吧、小馆，正传出诱人的食材香味。向以“鲁菜之乡”闻名天下的老烟台，有着绝对新鲜的海参、鲍鱼、对虾、海螺

等，等着您前来选择品鉴，至于那独具风味的烟台焖子、胶东鲅鱼水饺、海肠捞饭，更是您必须一尝的好滋味！充满烟火气的雅致浪漫，尽显所城和烟台无尽的魅力。

这个时候，当然也必须到海边走一走。烟台山下，海浪正卷起千堆雪，肆意拍打着岸堤。滨海路上的护栏和铁链被卷起的雪沫浪花包裹着，转瞬凝成半透明的冰花，冰花一层层冻上来，在这护栏和铁链上铸成一根根冰溜、冰柱，像一夜间生成的钟乳、石笋，煞是壮观。

位于海边的海昌渔人码头，那一座座崭新的欧式建筑在雪中化作北欧童话里的城堡，尖顶积着厚厚的白雪，彩色的窗棂在白雪的映衬下越发灵动而漂亮，碧蓝的大海与银白的雪域相映成趣。

要享受烟台的雪，一定要走进雪地里，“咯吱咯吱”的踩雪声，清脆可闻。在这清幽静谧的世界里，仿佛踩疼了雪的梦，那一声梦呓般的呻吟，让人不觉放慢了脚步，大气不敢出，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

这样一个雪的世界里，更受孩子们欢迎的应该是堆雪人了。烂漫的孩子，还有因为大雪而变得有些孩子气的大人们，有着无穷尽的热情，他们冒雪堆起一个个雪人。雪人瞪着用煤球装饰的大眼睛，惊奇地看着围着它的欢快的人们，显得那么懵懂可爱。而胡萝卜装成的长鼻子，越发让它显得活泼、调皮，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从小在烟台长大的著名作家冰心，曾在自己的散文里这样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而她最难忘的还是烟台的雪，“（烟台）每年冬天都下着‘深可没膝’的大雪。扫到路边的雪足有半人多高……我多么想念童年时代的大雪呵。”充满山海情怀的烟台的雪，惊艳了冰心的童年。

今天，在东海关税务司检察长官邸旧址上建成的冰心纪念馆前，冰心的铜坐像正端坐在草坪上，一生钟情于“母爱、童真和自然美”的她，慈祥的目光欣赏着一年年如期而至的大雪，沉醉在童年大雪的记忆里，陶醉在烟台年复一年的冬雪的浪漫中。

雪落烟台，落下的不仅仅是雪，还是烟台人的山海情怀和欲说还休的无边风情。

## 冬日花事

鲁从娟

寒冬时节，枯枝苍茫，铅华洗尽，大地上的红肥绿瘦归于平静，只有北风自由行走。冬宜藏，花草们也要歇一歇了。

在这山寒水瘦之际，我家里却是个花团锦簇的世界，几十盆长寿花齐齐绽放。每天下班回到家，打开门，便直奔阳台看花。此时的我，是心花怒放、嘴角上扬的。宽敞的大阳台上，一盆盆长寿花挤挤挨挨，究竟有多少盆，细数有些惊人，大大小小八十多盆，除了三五盆扦插晚了的小苗，其余的都打了花苞。进入腊月，花苞就像得了指令，在临近春节前一股脑儿地绽开，很快就渲染成一片花海。

我家的长寿花全是重瓣的，色彩多样，有大红、玫红、浅粉、紫色、娇黄、橘黄，还有渐变色等，开多了凑在一起，姹紫嫣红煞是热闹。长寿花不仅花好看，名字也靓丽，有彩霞、彩虹糖、安娜公主、烟花、银丝雀、索尔丹、洛桑女神、桃韵、魅影、奶油睡莲、锦缎、金丝带、红宝石等等，光听这些名字，是不是就已陶醉？

我在阳台赏花时，望着外面皑皑白雪感慨，一窗之隔，外面天寒地冻，家里则是个小阳春。这些长寿花在温室里冻不着，渴不着，尽情生长，恣意地开，把沉寂的冬天装点得靓丽起来。颜色是情绪的调节剂，因为这些花，一个冬天都是喜悦的。

水仙花是我在文化路花鸟市一位老太太那里买的，把它生在青花瓷器皿里，放在阳台与阳光亲密接触。我本希望水仙花等春节时开花，可家里暖和，日照足，又不缺水，它便如鱼得水，撒欢儿地长，在春节前开出了娇黄的小花朵，清丽脱俗，不媚不妖，暗香盈室。花店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了，与花打了一辈子交道，至今仍与老伴守着一个花店。老太太是养花高手，普通的吊兰被她养得像垂下的绿色瀑布，长寿花被她养成一棵棵棒棒糖形状，开出一团团花球。我曾有盆虎刺梅半死不活的，拿到老太太花店里养着，一个月后枝繁叶茂，并打出满枝花苞。我每年春节前都会去她那里买几盆仙客来、杜鹃等年宵花，几乎雷打不动。老太太说，她喜欢花，也喜

欢养花人，她说爱养花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春节前，看到黄务街上有卖招财银柳年宵花的，红彤彤的很是亮眼。银柳因名字中的“银留”谐音，被认为能够带来财富和好运，被视为旺财之花，很受大家喜爱。我每年在春节前必买银柳鲜枝，回家随意往素净花瓶里一插，瞬间提升空间格调，增添浓浓的节日气氛。

在好友海韵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九宫格里的黄色腊梅。我看到照片背景有亭台楼阁，问他是不是在毓璜顶公园拍的？他回：是在天后行宫。我每天两点一线的行程路途，无论走机场路或青年南路，都没有腊梅的踪影。我对梅的印象都是从画上和诗篇中得来的。说实话，我看到梅树也不认识，因为夏日的梅树不开花，混杂在其他树丛中，掩盖了它的风姿。冬日的梅，空旷着枝条，与所有落了叶子的灌木并无二致。只有冰天雪地时开出了花朵才显出它的与众不同。说来也巧，前几天我去新华书店，从南大街拐入文化广场，忽然一阵幽香扑鼻而来，我停下脚步，寻找香味。在我走过的小径旁，有几簇枝条上面闪着点点鹅黄。那黄淡淡的不起眼，与冬天的枯黄有些顺色，不仔细分辨真是不太引人注目。这就是腊梅呀！在这冰天雪地里与腊梅不期而遇，实属一场惊喜。

我在几株腊梅前留恋了许久，贪婪地嗅着香气，怜惜地捏捏花瓣。它“寂寞开无主”，默默地开放在众多灌木的一角，我差点与它擦肩而过。陆游说，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他以物喻人，以梅言志，暗喻自己虽终生坎坷却坚贞不屈。“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诗中的“墙角”暗喻王安石彼时的处境，改革受阻，得不到支持，其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梅花有共通之处，因此诗中梅花的形象也反映了他自身的品格和处境。而我人生阅历薄浅，胸无大志，只是赏梅、赞梅，却赋不出文人墨客那般笔致缜密、别有深意的咏梅绝唱诗句。

忽然有些心急，春暖花开了，要早点去南山公园的梅园里赏梅！

诗歌港

## 海滩上的小木船

吴春明

沙滩上  
几只海鸥在漫步  
坐在小木船上的她  
静得像嵌在一幅画里

远处的海平静地睡着  
忽然 不知道谁推了它一把  
它快速爬了起来

海蟑螂四处逃窜  
贝壳没有动  
风也醒了  
吹乱了她的眼神

海鸥逗着海浪  
进一步退几步  
然后 就骑在海浪的背上  
一沉一浮

小船也活了起来  
那条绳索 连着一串脚印  
任海浪一点点抹平

## 甘露醇

海带  
经阳光熨平后  
泛出一层白色的霜  
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叫甘露醇  
像初恋

原来 她一直还在  
和我捉着迷藏  
在大海里 爱疯狂生长  
最终 成就了一缕阳光

## 童年的光

黄克庆

矿工的孩子们  
生来就沾着煤灰  
父亲下井归来  
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  
粗糙的手掌揉搓我的头发  
小子，玩石头能玩出啥名堂  
还是多念书，才能吃上好饭  
我不以为意  
那些石片在我眼里是千军万马  
草丛里的敌阵  
总被我的先锋队偷袭  
枕木上的堡垒  
需佯攻三次才能破防

我甚至模仿父亲下井前的仪式  
往石片上哈一口  
仿佛这样祈祷  
它们就能替我赢下一场战争

母亲提着野菜篮子  
找到我时天已擦黑  
她总是打我的屁股  
又忘了啥，又忘了啥  
野菜呢，篮子呢  
这些破石头，能当饭  
可我分明看见  
她弯腰捡起一片矸石  
对着月光看了看  
默默放回我口袋里

那是一片最像将军的石头  
边缘缺了一角  
却透着童年的光